



白投罗网

通俗文艺出版社

13
256

自投羅網

陶 奔 著

內容提要

本書是一個在香港的新聞工作者寫的小說。

在這個小說裏，描寫了一羣從大陸上逃亡到香港去的反革命分子，又被美蔣特務機關收羅了起來。經過台灣特務機關的特种訓練，匪徒們學會了空降和各種破壞技術。美蔣特務機關是指望他們到我國內地成立“游擊隊”，進行各種破壞活動的，但是，當匪徒們剛剛降落的時候，就被我們全部捕獲了。

從這本書裏可以看到美蔣在台灣的特務統治面貌；看到美帝國主義對我國強大的現代化軍事裝備的國防軍和六億人民的威力所發生的畏懼，和蔣介石賣國集團的垂死掙扎和內部混亂情形。

自投羅網

陶奔 著

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號
(北京香廠胡同73號)

新華印刷分廠印·新華書店經售

書號：(文) 0027·787×1092精 1/32·3 1/8印張·74千字

1955年11月第一版

195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0

定價：(4)二角四分

目 錄

要她幹這一行.....	一
如果臨陣脫逃.....	六
百多万都花光了.....	二一
是你毀了我！.....	二六
从头到脚冷冰冰.....	三三
問你有幾條命！.....	三七
在大陳的美國人.....	三九
看了一場「電影」.....	四六
軍妓！軍妓！軍妓！.....	四九
施寶塞發瘋了.....	五五
真是「最後關頭」.....	五九
「研究敵情」.....	六五
你們要出發了.....	六六

兩個女人的死亡.....	空
只見他從山腰翻滾下去.....	七
「死於對方之手」.....	七
回去就回去！.....	八
瞧！地下有燈光！.....	八
一切都是「空」的！.....	九

要她幹這一行

走進一家織布廠的橫巷，折入青山道木屋區，唐大鵬突地感到這地方實在太髒，像他西裝筆挺那样的打扮，再加上略為肥胖的身材，分明是個紳士嘛！紳士而到木屋區，顯然在「身份」問題上，有這麼一點兒不相稱。

其實唐大鵬早已考慮到這一着了，所以今天在黑夜出發。三個月前他自己也住在這裏的，夫妻倆擠在一間連白天也沒有陽光的黑屋裏。最後她受不了這種日子，跑了。她跟誰跑了？跑到哪裏去了？唐大鵬都知道。當時為什麼不去找她？問那個姓鮑的男人勒索點錢呢？唐大鵬明白，那男的生活上还不如他，問他要錢那簡直是石子裏榨油白辛苦。試想幾乎每天都要搬家的一对睡街邊男女，怎會有錢賠他呢？

那末，現在唐大鵬為什麼不去找她？因為這三個月裏，唐大鵬所依靠的「老上司」秦次長突然地被花旗佬（註）重用起來，秦次長「抖」起來了。「一人得道，雞犬昇天」，唐大鵬也从木屋搬出來了。「我去找她才太笨呢！」他冷笑着答覆他朋友好心的詢問：「這不要臉的臭貨！老子沒有錢，她跑了；老子如今有錢，她？他媽的她脫了褲子來找我，老子也不要！」

唐大鵬的朋友見他說得這麼難听，也就不便再問了。但老婆跟人跑了終是件不大体面的事，何

（註）花旗佬——這裏是指美國特務機關派到香港的代理人。

況老婆的確並不是為了生活才跑的。唐大鵬要她在青山道幹这一行，用她的皮肉來養他，这才把她嚇跑了，這一點，他当然不便再提。

所以，唐大鵬要在夜裏到木屋區來。他熟門熟路，跨過每一條污水溝、每一塊碎石磚、每一堆髒泥土、每一座木板房。街上有幾家賣肉食的、賣大餅油条的、理髮的店舖裏，在門口高掛一盞汽油灯，幽綠色灯光下使過往的人綠幽幽有如鬼魂。唐大鵬唯恐碰到熟人，一低头閃入火巷，直向山坡上爬去。

他要找錢雲甫。

錢雲甫過去也算他的部下。唐大鵬当年在秦次長手下做緝私大隊長，錢雲甫做過他的「中尉司書」。如今这个「中尉」花完了所有的積蓄，有時還要餓肚子。

「他媽的！」唐大鵬一不小心踩着一堆軟的，心裏一个哆嗦：「糟了，一定是狗屎！」他痛惜他那双四十二元的新鞋，便一面罵，一面在一堆草上使勁擦。

唐大鵬這口气到達錢雲甫門口時還沒息，他還在罵；但当他一敲門，有一陣粉香味比煤油灯的气息还先到達鼻子時，他呆住了。

「哈！」唐大鵬詫異地驚叫：「小錢，他媽的抖起來啦，把老婆打扮得花不留堆，難道……」可是当他一接觸到蓬头垢面的錢雲甫時，唐大鵬什麼都明白了。

「唐老大！」錢雲甫聳着肩膀，忙不迭招呼道：「你發達啦！」他把他上下打量个够：「三个月沒見面，还以为你忘記咱們了！」

「那裏，那裏！」唐大鵬嘴上在說，眼睛却注視着「粉頸低垂」的錢雲甫老婆。他們結婚時唐

大鵬還是介紹人，那時光的排場，嘿，當然不能比，也不必提了。但唐大鵬此時詫異的眼色，正代表一個問號。錢雲甫攤開一隻乾癟的手，問客人要了枝駱駝牌美國烟，貪婪地抽了幾口，然後簡簡單單說道：

「不瞞你說，她現在每天晚上出去……出去，回來，回來的時候，嘿，我，我就讓她。」

「哦！」唐大鵬心頭一個疙瘩：「他媽的三個月前我沒做成的事情，你倒在實行了。」但他不講。他拿出一副悲天憫人的面孔，稍微帶那麼一點兒當年做上司的氣派，嘆口氣，噴口烟道：

「雲甫，真是，這種日子，把咱們都苦了。」他指指女的：「秀珍，今天也別出去了，回頭我說完了，帶你們到街上吃宵夜，以後你也不必再、再拋頭露面去了。」

「還不謝謝大伯！」錢雲甫驀地也神氣起來，恢復了「丈夫的尊嚴」，厲聲喝道：「還不！」

「秀珍不必了！」唐大鵬笑道：「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氣。」

但女的却「哇」地哭出聲來，雙手捧着臉，轉到屋角布幕背後去了。

「臭婊子！」錢雲甫嘟囔道：「老子快得發了，看你还瞧不起人！」

「雲甫！」唐大鵬皺眉道：「別鬧了，正事要緊，我們趕快說完，吃宵夜去罷。」

「老大什麼時候得發的？很不像話，今天我家裏連燒水的柴都沒有啦。」他把嘴一呶：「她今天整天去醫院打針，回來晚了，來不及拾柴。」

「她得了病？」

「嘿，嘿，嘿！」

「現在，」唐大鵬咽口唾沫：「我告訴你，我那位秦次長，他搬到太子道去了！」

「恭喜恭喜！」

「我也搬了，住在深水埗。」

「好極了，好極了！」

「你也快出頭了！」

「啊啊啊！」

「秦次長交給我一個任務。」

「是什麼？」

「別急哪，雲甫，你今年多大了？」

「這是什麼意思？我今年三十二了。」

「秦次長要我找十個八個相信得過的人。」

「到台灣去？」

「不，秦次長抱的是粗腿。」

「啊！花旗佬！」

「是啊，比台灣好得多哩！花錢花得爽！」

「老大，你問我多大了是什麼意思？」

「次長說年老的不要，太年輕的也不要，頂好是三十上下，精精壯壯的。」

「幹什麼呢？」

「說是打游擊。」

錢雲甫打了个冷战，压低嗓子問道：「是，是到大陸去嗎？」

「你猜个正着！」唐大鵬拍了拍桌子：「還要集中受訓。」

「在香港？」

「当然不是，不过到底是什麼地方，還沒講。」

「多少錢一個月？」

「这个他還沒說，只說過安家費五百元，人口多的从六百元到一千元，你我老弟兄，就報上去說你有七八个人，多領一點就是了，反正他們也不會調查。」唐大鵬說到這裏，掏出兩張百元鈔票往破桌上一擱道：「老弟，先拿去換套衣裳，理髮洗澡，明天一早到KK旅館十八号房找我。」

錢雲甫連忙把兩張鈔票往貼肉口袋裏一塞，再問道：「老大，報名以後，那——」

「那就听公司支配了。」

「公司？」

「是啊，对外称公司，旅館門口还掛着公司招牌呢。」

「会不会当天就報到？」

「不会，人數還沒湊够呢。走！我們去吃宵夜罢。我还有事情託你：你給我去找馬飛龍、韓靜如他們，問他們肯不肯？如果願意，明天也到旅館來。」

「馬飛龍大概沒問題。」錢雲甫換上一双破皮鞋：「韓靜如就難說，这小子前天在街上碰到我，他媽的手裏拿着左派報紙！」

「真的？」

「当然真的，不过他說是在路上撿到的。」

「那就不要緊。」唐大鵬道：「別忘記韓靜如年輕力壯，好貨色呢！次長說身體、賣相一定要好，否則花旗佬就不要，这个条件倒很厲害，你試一試罷！」

「好罷。」錢雲甫一个箭步搶到屋角，把布幕一甩，拉着老婆便說道：「今天你也去打打牙祭罷，老大請客。」

唐大鵬正要開口，不料那女的突地双膝一跪，哭泣着，哽咽着，半晌說不出話來，倒把兩個人怔住了。

如果臨陣脫逃……

「你他媽的這是幹嗎啊！」錢雲甫恨不得一抬腿把她踢个十八丈远：「老子得發啦，你倒哭哭啼啼給我霉气！」

「大伯！」他老婆牽着唐大鵬的褲腿，哽哽咽咽地央求道：「大伯，我这輩子算是完啦，当年四人大轎，明媒正娶，大伯您是看見的；今天在這裏，他逼我幹这个見不得人的勾当，还惹了一身病，您也是知道的。現在，他要反攻大陸，他要回去了，即使他还要我，我可沒有這張臉皮。还請大伯行个好，把我送到沙田尼姑庵去罷。那裏只要納千兒八百塊錢，便可以养一輩子老。」秀珍大哭：「我这輩子是完了，我是有家歸不得啊。」

半晌，唐大鵬这才明白了，他一边苦笑，一边把她扶起來道：「秀珍，我以为你是幹嗎，原來

是這。」他嘆口气：「我跟你說啊，雲甫並不是馬上回去，也不是反攻大陸，更談不上五子登科接收，他，他……」唐大鵬覺得在她面前，似乎說得太多了，於是改口道：「總而言之，雲甫絕對不是回去。……」

「那剛才你們談的……」

「你这个……」錢雲甫咽住了「臭婊子」三字：「你这个妇道人家，懂得什麼！老子是要回大陸去，可是這是玩命兒的玩意兒，我拉你一起去，你都不會幹！」

秀珍似乎明白了一半，淒淒涼涼爬了起來，擦着眼淚，却還在哭道：「好好，你們去吃宵夜罷，我不去了，我……」

「你他媽的！」錢雲甫把她使勁一推：「尽耽擱人家工夫！你不去就不去！我知道你是在等米店裏那个小白臉兒！」

「雲甫！」唐大鵬吆喝道：「別吵了，辦事要緊，吃完了，你还得去找馬飛龍和韓靜如！」

錢雲甫狠狠地吐口唾沫道：「你这臭貨，老子回來同你算賬！」

「大伯行个好啊！」秀珍可又大哭起來：「我無論如何不能在這裏呆下去了，他会殺掉我啊！他要我賣身体养他，又說我不守妇道，大伯啊……」

唐大鵬也厭煩道：「秀珍，妇道人家，少說幾句！這裏笑貧不笑娼，你不要胡思亂想。」說罷一抬腿跨出小門，却又回過頭來囑咐道：「雲甫現在有辦法啦，你也不必拋頭露面了，快點把毛病看好，將來回去，恁說还是个官太太。」

「老大真會說。」錢雲甫跟着他下坡道：「不过我也真嘔吐，這玩意兒可不開玩笑，老大你

說，我受得了麼？」

「你說什麼？」

「我說打游擊。」

「沒什麼受不了的。」唐大鵬安慰他道：「反正誰都沒有經驗，好在有人撐着，一切都解決了。」接着他摹倣秦大長的口氣道：「人家也真熱心，分明是我們的事，可是他們出錢、出力、出人、出飛機、出大砲，什麼都拿出來啦，你們要好好地幹，不要辜負了人家一番好意才是。」

錢雲甫肅然道：「一定一定，老大，總不能給你丟人，你放心。」

「那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去找他們兩個。」唐大鵬道：「越快越好，明天在KK旅館十八号等回信！」

「我吃过宵夜一定去。」錢雲甫哈着腰道：「不瞞老大說，我已經有半個多月沒上茶樓了。」

錢雲甫第二天当真把馬飛龍、韓靜如領到了KK旅店，唐大鵬給他倆個別口試：

「飛龍！」唐大鵬道：「如果不是雲甫找你，你會不會找我呢？」

肥肥的馬飛龍把眉头一皺，眼睛只剩下一条縫：「唐老大，我怎麼找得着你啊？你現在是在天上享福，我們却在地獄受罪，要不是你派雲甫來拉我一把，我这輩子上哪兒去找你啊，你是貴人啦嗎！」

唐大鵬听馬飛龍這麼說，明知道这一套是他的「看家宝」，但心头舒舒服服的。便發問道：

「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一了。」

「不算大，不算大。」唐大鵬端詳他幾眼：「不过肥是肥了點，最好能輕那麼十來磅，那就更理想。」

「為什麼？」馬飛龍吃驚道：「我不算太肥，只有一百七十磅。」

「你現在家裏有多少人？」唐大鵬的問題一連串。

「六個人。」

「是哪些人？」

「母親、我丈母娘、我老婆、我自己，還有兩個孩子。」

「怎麼你來得及帶來兩個老太婆？」

「那年我正派在廣州警備司令部做事，所以近水樓台……」

「你能找到什麼地方的文件，証明你這幾年在這裏反共，沒有回大陸去過？」

馬飛龍咧着張肥嘴笑道：「這太多了：調景嶺（註）裏的軍校同學會、同鄉會、台灣的……」

「飛龍！那你為什麼不回台灣？」

「他媽的！」馬飛龍罵道：「我申請到台灣申請了好幾年，……」

「為什麼不批准？」

「他們沒說明，但後來我明白了，原來我的人口多，他們不要。但後來我也懶得申請了。」

「為什麼？」

（註）調景嶺——是香港政府收容國民黨殘兵敗將的「難民」營。

「據人說，凡是這裏申請到台灣的人，根本不讓你到台灣去。」

「這是什麼意思？不到台灣到哪裏？」

「說是為了防範，凡是从香港、澳門去的，只能在金門、大陳、馬祖登陸。一上岸，就打散了編到部隊裏，根本沒見台北是怎麼樣兒的。」

唐大鵬瞪他一眼道：「如果秦次長要你到一个地方去，根本不告訴你是什麼地點，你敢去麼？當然，當你接到这个命令的時候，你已經受完訓練了。」

「我為什麼不去？」馬飛龍笑道：「反正閑着也是閑着，我当然去。不瞞你老大說，在這裏挨餓，實在熬不住了。就差一點：沒有像雲甫那樣，把老婆……」

「就这样吧。」唐大鵬道：「你明天一早再來，我給你安家費，後天一早下船，離開這裏去受訓練。」

「把我送到什麼地方？」馬飛龍顯然很驚詫。

「告訴你別問！」唐大鵬道：「反正是這樣的，你的月薪在受訓期間是三百塊！另外還有安家費，我剛才說過了。」

「好吧。」馬飛龍把肥手一攤：「那難為你，先給我一百塊，回去喝兩杯罷，後天動身，這一輩子不曉得有沒有希望再回來了。」

「去你媽的！」唐大鵬掏出一大疊鈔票數了數：「拿去，少說廢話！不許那麼洩氣！你出門時替我把韓靜如叫進來！」

「韓靜如！」唐大鵬道：「你坐！」他打量他幾下，心頭實在喜欢他那副身材：「你來參加我

們，是志願呢？還是他媽的騙人的！」

韓靜如瞪着一雙惘然的眼睛。

百多万都花光了

唐大鵬再接一枝烟，把烟盒遞過去，但韓靜如伸出右手擋了擋，搖搖頭道：「謝謝。」

「你不抽烟？」

「戒了。」他苦笑笑：「早已抽不起了。」

「好吧。」唐大鵬使勁噴口烟：「你說，你來報名，是志願？還是他媽的騙人的呢？」

韓靜如苦笑道：「老唐，我不懂。」

「不懂。」

「真的不懂，你知道咱們在苦哈哈地等，等啊等的，頭髮都等白了，肚子也等癟了；昨天晚上錢雲甫來找我，說有一條財路，我就來了。」

唐大鵬把眼珠骨碌碌一轉，抓起桌面上那包烟便起立道：「靜如，咱們到外面走走。」

韓靜如惘然地跟他出門：「上哪兒？」

「到你家裏。」

「家？」韓靜如一怔道：「我哪兒有家？」

「你一個人跑出來的？」

「可不！一家大小全在天津。」

唐大鵬在馬路轉角口止步道：「那你住在哪裏？我記得你有女人在這裏的。」

「女人？女人是有過那麼一個的，早在兩年前拆夥了，現在難得聚在一道。」

「我記得她是BB舞院的助教。」

「你的記性真好，她現在還是。」

「那時光你手頭還有幾個子兒。」

韓靜如聳聳肩膀道：「少說也有兩三萬。」

「你都花光了？」

「難道我還存在銀行不成？像秦次長，剛來時不是有一百多萬麼？也不玩兒完啦！」

唐大鵬整一整領帶，直往彌敦道走去：「我还是想到你家裏看看。」

韓靜如跟上一步道：「老唐，有話明講，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住在連狗窩都不如的地方，你

去看，有什麼意思？」

「你住在哪裏？」

「錢雲甫沒有告訴你？他昨晚到王癩子的木屋裏找我，我已經睡了。我在過道上支了一架行軍床，雲甫一屁股坐下來，格支一聲，四条腿斷了三條。」

唐大鵬忍不住笑出聲來：「那這樣吧，咱們到對面咖啡館裏聊一聊。」

韓靜如一肚子疑問，跟他跨進咖啡館，坐下，捧着杯熱茶，等他開口。

「靜如，」唐大鵬噴口濃烟：「咱們老弟兄了。」